

涅克拉索夫

葉高林 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

А. ЕГОЛИН
Н. А. НЕКРАСОВ

據 КЛАССИКИ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ДЕТГИЗ, МОСКВА, 1953) 譯出。

涅克拉索夫

葉高林著

AD76/08

尼古拉·阿列克塞耶維奇·涅克拉索夫是最傑出的俄羅斯革命民主主義詩人。在俄羅斯進步人士的眼中，整整一世紀以來，他的創作，被看作是具有公民精神和高度思想性的文學的旗幟。

現在正在這樣熱烈討論的藝術的思想性問題，提高了我們對於涅克拉索夫創作的注意，他的創作是充滿了爲實現人民幸福、爲實現詩人同羣衆「血肉聯盟」而鬥爭的調子的。涅克拉索夫創作的社會政治內容，就是以那個時代的進步的民主主義理想全副武裝起來，爲爭取人民利益而鬥爭。

涅克拉索夫把自己的全部天才都貢獻出來頌揚人民，描寫人民的生活。他對於人民的像勇士一樣的、能够創造「富庶」而又「強大」的俄羅斯的力量，是絕對深信不疑的。涅克拉索夫熱烈地號召人民起來反對專制制度。

枷鎖的不可調和的敵人，

人民的忠誠的朋友，

來飲盡這杯神聖的酒吧。

杯底上便是自由！

詩人認為：在他當時的歷史環境中，作家的任務就在於：『正直地戰鬥』和『勇猛地撕掉蠱材和惡棍的假面具』。涅克拉索夫的詩就是培養和鼓舞一代一代革命戰士的源泉。車爾尼雪夫斯基說：『他的光榮將是不朽的……俄羅斯對於他，對於這一位俄羅斯所有的詩人中最有天才和最高貴的詩人的敬愛，是永遠不變的。』^①

尼古拉·阿列克塞耶維奇·涅克拉索夫在一八二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舊曆），生於烏克蘭卡明涅茨—波陀爾斯克省溫尼查縣涅米羅夫鎮。他父親阿列克塞·塞爾格耶維奇·涅克拉索夫，是一個軍官，在雅羅斯拉夫爾附近有一座不大的莊園，他母親葉琳娜·安得列耶芙娜·薩克萊夫斯卡雅，是一個地主的女兒。涅克拉索夫三歲左右的時候，他的父親退職了，帶着全家住在雅羅斯拉夫爾附近的祖傳的莊園格列希涅沃。未來的詩人在這裏度過了他的童年和少年。

在鄉村裏，涅克拉索夫看見了農奴生活的使人痛心的景象——地主對農民的殘暴、伏爾加河船夫艱苦的不自由的生活。正如後來涅克拉索夫所回憶的一樣，在鄉村裏，他心中產生了反對奴役人民的最初的抗議：

那時候我常圖謀過什麼事，

把年幼的伙伴們召集來，

我常常起過什麼樣的誓言……

涅克拉索夫在雅羅斯拉夫爾中學讀過書，但是父親不願意在兒子的生活費用和學習上耗費金錢，當他讀到五年級的時候，他父親把他帶回鄉下去了。過了兩年，在一八三八年，這位父親把十七歲的兒子打發到彼得堡去，爲了進貴族子弟可以靠公費受教育的『貴族團』（軍事學校）學習。

涅克拉索夫很早就開始寫詩了，他把一本詩稿帶到彼得堡，對這些詩稿他抱了莫大的希望。他的母親是一個有教養的、天性溫柔而又富於理想的婦女，她支持了青年涅克拉索夫的文學志趣。

涅克拉索夫拒絕進入軍事學校，違背了父親的意志，他的父親因此斷絕了物質上的接濟。他只好過了幾年窮困的生活，爲謀生進行着艱苦的鬥爭。後來涅克拉索夫這樣寫過：

我在勞動的重壓下戕殺了

人生的節日——青春的年華，

我從來不是一個詩人，

那自由的嬌子、懶散的朋友……

詩人在自傳中也曾回憶起這個時期：

『我日復一日地過着艱苦的日子，爲了入工程學校，好容易才在軍官柏涅茨基——一所寄宿學校的主人——家中，謀到一個家庭教師的位置。每月一百紙盧布，我從早到晚教着他的十個孩子。』

『在一八四〇年初我着手以單行本的形式出版帶來的詩稿。剛剛印成一些單頁，我就到冬宮附近謝柏烈夫宮去會見茹科夫斯基。他住在很高的樓上。出來一位令人可敬的老人，穿得十分整潔，前額突出。我把印好的單頁交給他，請他表示他的意見。說好三天以後再來。到時候我去了。他從所有的詩篇中指出兩篇還不算壞，關於其餘的詩他說道：

「假如您想要出版，那麼也不用您的名字出版，您以後會寫得更好的，而且您將來一定要爲您這些詩感到羞愧呢。」

「不出版也沒有辦法了，柏涅茨預約了差不多一百冊，我預先支了錢。書出來了，作者的署名用了H·H·兩個字母。委託別人去賣；一星期後我去書店一看——一冊也沒有賣掉，再過一星期也依然如故，過了兩個月還是依然如故。我氣得拿回了所有的書，把大部分都毀掉了。我再不寫抒情的以及一般溫情的詩作了。」

使青年詩人經受過這麼許多痛苦的這第一部詩集，叫做幻想與聲音。

我們應當指出，關於涅克拉索夫的這本書也有過一些好評。登在各種定期出版物上的某些個別的詩篇，也曾獲得過讚許。

別林斯基對於幻想與聲音這部集子給予很壞的批評。偉大的批評家責備這位剛開始寫作的詩人缺乏獨立性和創造性，責備他那些「人云亦云的陳腐的情調，千篇一律的地方，平淡無奇的詩句」。

涅克拉索夫後來把自己第一本書的出版叫做「愚蠢」、「輕率的行爲」。

只有在涅克拉索夫這些早期詩作的個別主題中，可以找到同他成熟時期詩篇的聯繫。例如在這種人不是詩人一詩中，關於詩人的崇高使命的主題已得到了發揮：

誰要是在受着苦難的兄弟的病床前

不流眼淚，誰要是心裏沒有一點同情，

誰要是爲了黃金而把自己出賣給人們，

這種人就不是詩人！

在一八三九——一八四〇年，雖然物質生活條件艱苦到難以忍受的地步，但涅克拉索夫還是以旁聽生的名義常常去彼得堡大學聽講。詩人爲了換取少數糊口的費用，做了幾年零碎的文學工作。他在四十年代的前五年常常寫小說、笑劇、詩。涅克拉索夫的這些作品就已經證明了他豐富的創作才能。

涅克拉索夫在四十年代就把彼得堡描寫成一個俄羅斯生活矛盾表現得最爲露骨、最爲尖銳的城市。這位過着極度困苦生活的詩人，自身就受過剝削的重壓。他在一八四三年指出社會矛盾的不可調和性，寫道：

我們的絕美的首都

真是非常的富麗堂皇，

窮人們在首都過着艱苦的生活，

對於百萬富翁，這裏却是天堂。

涅克拉索夫把自己和那些「享受遺產」的人們對立起來。涅克拉索夫是沿着平民文學家的道路前進的，他永遠以貧民歌手的姿態出現，他斥責那些「迷戀生財之道的、幸福的人們」。

在四十年代初期，涅克拉索夫見到了革命民主主義的第一個領袖別林斯基，後來，他們一天比一天更加接近起來。除了「殘酷人生」學校之外，涅克拉索夫同時也在受着「別林斯基大學」的教育——這是任何一個俄羅斯作家所羨慕的最高的文學班。在偉大批評家有益的影響之下，涅克拉索夫更深刻地認識了他在格列希涅沃地主莊園和「彼得堡的角落」裏所觀察到的當時現實中的社會矛盾。

涅克拉索夫的社會抗議的主題，在別林斯基有力倡導之下得到了更進一步的發展。涅克拉索夫後來在回憶四十年代的時候，他關於別林斯基在他發展中的特殊意義寫道：

想要提高到當時的水平以上
是相當困難的，很可能

我也會走上人們走過的老路，

但是幸福在我的頭頂上並沒有入睡，

通過這樣的一個幻想家我又

偶然地碰到了另外一個。

單只他的名字就可以說明他的價值。

認識他的人，同他交往很密的人，

或許，也創造不出什麼奇蹟，

但是在目前不論哪一個都沒有墮落……

我差不多像兒童似地完全跟隨着他。

他們共同的觀點更促成了這兩個偉大文學家的交遊。涅克拉索夫在自傳中說：『我的書報評論引起了別林斯基的注意，我們在評論中的思想是非常相近的，雖然我在報紙上發表的短評就時間來說常常比別林斯基發表在雜誌上的評論要早。我同別林斯基過從甚密。我多少寫了一點詩。大概在一八四四年，我把祖國一詩帶去給他看；那時剛剛寫好一個開頭。別林斯基非常高興，他很喜歡那種否定的精神，也很喜歡那些剛剛萌芽的語言與思想，它們在我後來的作品中得到了發展。他勸我一定繼續寫下去。』

據別林斯基的朋友們說，別林斯基對涅克拉索夫抱着莫大的同情，常常鼓勵他的文學工作，把他引進當時的著名作家們的圈子。一八四三年，涅克拉索夫在祖國紀事雜誌的編輯上甚至還代替過別林斯基一部分的工作。別林斯基在一八四三年七月八日給克拉

耶夫斯基的信中寫道：『我給你留下幾篇評論，可是書——您自己寫的——彼得堡沒有；不過您總可以把我替我工作的涅克拉索夫、索洛金以及其他餓肚子的朋友們的賬付清。』

別林斯基以他所特有的洞察力，單單根據他所知道的少數四十年代的詩作，他已經理解了涅克拉索夫的正在成長的民主主義詩歌的本質，並首先預言過，涅克拉索夫『將在文學上發生影響』。

涅克拉索夫的創作的民主主義傾向，他在四十年代詩作中顯明地表現出的反農奴制度的趨勢，彼得堡的角落中把被壓榨者和飢餓的人們同壓迫者和剝削者對立起來的現實主義描寫，——這一切就是符合於別林斯基美學原則的思想藝術特性的具體表現。

別林斯基對涅克拉索夫四十年代中期數年的作品給予很高的評價。他在一八四六年二月十九日給赫爾岑的信中說道：『你說得對，涅克拉索夫在大路上這篇作品是非常好的；他還寫了不少這樣好的作品，將來還要寫更多這樣的作品。』次年他在給屠格涅夫的信中說道：『……我給予涅克拉索夫很高的評價，是因為他的豐富的天性和天才。』

別林斯基分析彼得堡文集的詩篇時寫道：『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作品是文集的出版者涅克拉索夫先生所寫的。這些詩篇充滿了思想；這不是歌唱少女和明月的詩；其中有許多聰慧的、真實的和現代的東西。其中最好的一篇就是在大路上……』

巴納耶夫曾講過別林斯基聽完作者誦讀在大路上這篇詩之後的印象，這故事是很有趣的：『……別林斯基的眼睛發光了，他向涅克拉索夫撲過去，抱住他，幾乎含着眼淚說：「您知道不知道，您是詩人——真正的詩人！」』而祖國一詩，根據同一個巴納耶夫的回憶，把別林斯基帶入了『十分狂歡』的境地。『他把這篇詩讀得能背誦，並且把它寄給莫斯科的朋友們。』^e

再晚一些時候，一八四七年十二月七日，別林斯基給卡威林寫道：『涅克拉索夫是一個天才，而且是了不起的天才！我記得，大概是一八四二年或者四三年，他在祖國紀事上寫過分析布爾加林一篇作品的文章，那樣地兇狠，那樣地惡毒，但又是那樣地別具匠心——使人讀起來簡直又痛快又驚奇……自然，他現在的詩作是更高超了，因為，他不但有這樣卓越的天才，而且又在詩作中增加了自覺的思想和他本身最好的東西。』

一八四五年，別林斯基在他關於彼得堡風貌素描這部文集的第一、二兩部的評論中，談起涅克拉索夫的彼得堡的角落這篇素描時，曾說它『可以使任何的刊物生色』，他並且對官吏一詩的藝術價值評價很高：『涅克拉索夫先生這一篇詩是最高度的成功作品之一，這些作品的以真實和正確使人震驚的思想，表現在對它十分合適的形式中，甚至任何一個最老練的批評家也找不到一點可以指摘的地方……』，『這篇詩是一八四五

年俄羅斯文學中最好的作品之一。」^①

涅克拉索夫在別林斯基的一生裏起過重要作用。一八四六年年底，隨着現代人雜誌轉移到涅克拉索夫的手中，別林斯基的情況才根本改變了。別林斯基擔任祖國紀事雜誌工作的時候，常常受到發行人克拉耶夫斯基的最厲害的剝削。我們應當承認，這位偉大的俄羅斯批評家靠着涅克拉索夫的幫助，才可能在他的晚年繼續自己影響很大的活動。別林斯基寫給鮑特金的信裏說道：「現代人就是我全部的希望：沒有它我就活不下去，是在這個字的本義上，而不是在它的轉義上。」

尼古拉·阿列克塞耶維奇·涅克拉索夫在三十年當中主持過十九世紀兩份最優秀的雜誌——現代人（一八四七—一八六六）和祖國紀事（一八六八—一八七七）。涅克拉索夫在這兩份雜誌的領導工作上用去不少心血。儘管審查機關不斷地迫害它們，涅克拉索夫却能使這兩份雜誌保持進步的傾向。同時代人的好多回憶文字證明了涅克拉索夫向

① 同時代人回憶中的別林斯基，國家文學出版社，一九四八年，一六四頁。——原註。
② 別林斯基全集，文格洛夫編，一九一〇年，第九卷，四七二、四七四頁。——原註。

審查機關所進行的鬥爭是如何艱苦。

一八四八——一八五五這幾年特別的殘酷，因為沙皇政府這幾年對人民起義可能發生這一點感到的恐怖越發加強了。赫爾岑在北極星上關於這個時期寫道：『黑暗的七年的漫漫長夜降臨了俄羅斯。』涅克拉索夫針對着西歐革命事件說道：

那時在動亂的巴黎

掀起了不安，我們這裏

也發出了我們的反響……

薩爾蒂科夫被流放到維亞特卡，屠格涅夫被捕了，並被送到鄉下去，奧斯特羅夫斯基也受到了監視。

政府的迫害在鎮壓彼得拉謝夫斯基小組上達到了最高點。這一黑暗時期的人們所體驗到的不安和戰慄，涅克拉索夫在他的長詩不久以前的時代中完全表達出來了：

我還記得彼得拉謝夫斯基案件，

它像晴天霹靂般地使我們大驚，

甚至於老人們也在畏畏縮縮地

走着，低聲地講着這回事。

它使青年們大大地吃了一驚，

有的人從那時候起頭髮變成蒼白，

在飽嘗過恐怖滋味的人們頭上，

又感覺來到了十二月①的恐怖。

爲了保存雜誌，同時也爲了堅持它的民主主義傾向，涅克拉索夫只好犧牲一切——他的精力、時間、健康，甚至於中止自己寫詩的工作。在涅克拉索夫的信件中常常可以遇到他沒有工夫寫詩的嗟嘆。而他的詩想要得到在刊物上發表的許可又是非常困難，即使得到了許可，也常常被審查機關刪改得不成樣子。一八四七年在給尼基簡科的信中，詩人曾指出這樣的情形：「……寄來的詩想要照原樣發表是不可能的。真的，我把它的力量和胆汁抽掉了一半。」

涅克拉索夫寧肯完全停止寫詩（比如，他在一八四九年只寫了一篇詩），也不願改變他的詩的民主主義傾向。在一八四八—一八五一年，他和巴納耶娃合作，用筆名「斯坦尼茨基」寫了兩部長篇小說：三個方向（共有八章）和死湖（共有十五章）。

儘管涅克拉索夫覺得自己的散文沒有多大意義，但他的小說還是流行很廣。比如，長篇小說三個方向重印了三版——一八四九年、一八五一年、一八七二年。

車爾尼雪夫斯基認為涅克拉索夫在四十年代中期已經是一個堅定的民主主義者。在在大路上、祖國、犬獵這樣的詩篇中，涅克拉索夫的確描寫出了農奴制鄉村的真實畫面，把窮苦、飢餓、無權的農民同握有無限權力、擁有無限財富的地主放在對比的位置上面。

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前半期，在涅克拉索夫詩作中佔有主導地位的，是城市在它的社會對照中的各種形象。

涅克拉索夫一方面描寫出了城市居民的窮困狀況，另一方面，又描畫了高利貸者和官吏們的形像。他的詩作當代頌歌、搖籃歌、祕密、道學家、博愛家等篇在四十一、五十年代這一時期流行很廣。涅克拉索夫在這些詩篇中暴露了資產階級和專制制度下的官僚機關的反人民的本質。

在薩爾蒂科夫—謝德林之前，涅克拉索夫就以諷刺作家的姿態走上文壇，他揭露了在當時剝削者社會中佔有統治地位的違反人性的關係。

關於諷刺的作用，涅克拉索夫這樣寫道：

諷刺的影響越來越廣越來越大了。

正如槍彈很巧妙地瞄準了罪人。

涅克拉索夫幾乎在自己整個詩歌活動過程中都是一個諷刺作家，從諷刺歌劇彼得堡的高利貸者（一八四四）起，一直到敘事詩同時代的人們（一八七五）和在俄羅斯誰能快樂而自由（一八六三——一八七七）。

詩人摒棄了『愛好幽靜的豎琴』、『親切地歌唱着的、形容秀麗的』繆司和她那『動聽的』、『神奇的琴聲』。涅克拉索夫的繆司只是召喚人們起來復仇。

涅克拉索夫高傲地說過：『嚴峻的歌曲娛悅着我的兩耳。』他讚揚諷刺作家果戈理，因為果戈理彈奏『懲罰的豎琴』。他以『否定的仇恨的語言』宣揚熱愛。在涅克拉索夫看來，暴露黑暗的詩人就是『高尚的天才』。

在涅克拉索夫的諷刺詩篇中，果戈理的傳統是顯明有力的。涅克拉索夫認為果戈理是俄羅斯文學中最有成效的文學傾向的創始人。他在一八五五年關於果戈理寫道：『……這是一個高貴的、俄國最人道的人物，——我們應當希望，俄國青年作家們都能跟着他的足跡前進。』

涅克拉索夫雖然追隨着果戈理對現實中否定性現象的現實主義揭發和暴露的傳統，